

清风正气歌

一双草鞋里的“太行魂”

■ 啸 剑

在八路军太行纪念馆的展厅里，一盏射灯静静地照着一双草鞋——磨损的鞋面、断裂的棉线……那些深褐色的斑痕，是24岁的八路军第772团团团长叶成焕流下的热血。

这双被认定为“国家一级文物”的草鞋，将人们的思绪带回1938年春天。1938年4月，日军调集重兵，分9路向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大举进犯，遭八路军顽强抗击。叶成焕率第772团与兄弟部队在武乡以东的长乐村将东撤的日军大部截住，至16日17时将包围困于河谷里的日军基本歼灭。这时，有千余敌人从辽县来援。叶成焕跑上一个高坡观察敌情，完全把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突然，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头颅。他留在人间的最后一句话是：“队伍，队伍呢？”

叶成焕下葬时，朱德总司令专程从八路军总部赶到山西省榆社县郝北村，与八路军第129师师长刘伯承、政委委员邓小平、副师长徐向前等一起为他送行。之前，民兵队长董来旺发现这位屡立战功的英雄团长脚上，竟是一双浸着鲜血的草鞋。这个山区汉子再也忍不住泪水，脱下自己的布鞋，为叶团长换上……

这双草鞋从此成为当地百姓心中珍贵的“红色信物”。它不仅承载着一位铁血战将的生命绝唱，更见证了八路军将士在那段艰苦岁月里踏出的胜利之路。

为了走出这条路，人民军队走过万水千山，从瑞金走到太行山。今天的人们已经很难想象，非独团长叶成焕，就连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这位八路军的高级将领，竟没有一双像样的鞋子。一天傍晚，砖壁村干部邀请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参加军民联欢活动。左权刚从黄崖洞兵工厂翻山越

岭赶回来，便一瘸一拐地跟着大家走。村干部定睛细看，只见左权脚上的一双布鞋前后开了花，鞋底磨得只剩下半截，两个大脚趾血淋淋的！

这样的鞋，这样的脚，扎扎实实地踩在太行山上。朱德带领干部战士在蛟龙坡开荒的身影，是太行军民熟悉的画面。他坚持与战士同领生产任务，每日黄昏弓腰浇地，指甲缝里嵌满泥土。

当时，朱老总已经年近六旬，战士们想替他多刨几垄地，却被他笑着制止。炊事员特意为他熬的小米粥，被他倒进掺着野菜的大锅，与战士们共食。当川中老母托人捎来家书，这位统率千军万马的总司令竟拿不出瞻养费，只得致信旧友求援：“十数年实无一钱，即将来亦如是……”

这样的鞋，这样的脚，穿凿世界上最坚硬的石壁，开辟出官兵“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坚守。在八路军太行纪念馆里，还陈列着一口当年八路军总部厨房的行军锅，锅底锅着大大小小11块铁补丁。这口锅是官兵从长征路上一路背过来的，曾经容纳过今天人们难以想象的、可以称之为“食物”的东西——树皮、草根、谷糠、田鼠、昆虫……人民军队官兵改天换地、浴血奋战的能量，就是这些“食物”提供的。

荆棘丛莽中，有人在前面走，后面一定会有人紧紧跟上。当叶成焕烈士的草鞋染血落地，武乡百姓连夜赶制千层底布鞋送往前线；当左权露着脚趾的布鞋踏过清漳河畔，太行母亲们正用乳汁和米汤哺育八路军遗孤。那时，仅有14万人口的武乡县，有9万余人参加了各种抗日救亡组织，1.4万余人参军参战，捐献49万双布鞋。人民群众最大的希望，就是子弟兵永远这样走下去！

将补丁钉衣，士卒草鞋印。那些鞋底密布的针脚，是太行母亲们饱含

深情一针一线纳就的。其中蕴含着人民群众“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块布用来缝军装”的赤诚，也激励着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挺起抵御外侮、保家卫国最硬的脊梁。

太行山高，可以呼远。一支军队走过的路，纵然有千山万水，但在子弟兵的心中，就是一个脚印踩在另一个脚印前面的“执着魂魄”。后来，邓小平的就讲了三个字：“跟着走。”问他在太行山坚持抗战做了些什么，回答只两个字：“吃苦。”谈到刘邓大军在解放战争中的战绩，也是两个字：“合格。”



叶成焕牺牲时穿的草鞋。图片来源：八路军太行纪念馆



扫描二维码，观看相关视频 技术支持：李连杰



太行烽火（纸本水墨，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作品，王迎春、杨力舟作）

丁香花开

■ 徐瑞洁

为伍、与战备保障为伴”的丁香花。

话务班的班长是个山东姑娘，自新兵连起，她就扎根在这片戈壁，一晃已经过去近10年。她说，初来戈壁的那年冬天，气温将近零下30摄氏度，站军姿时，冷得感觉骨头缝都在透风，睫毛上都结了冰碴儿。等训练结束回到屋内，她才发现腿上因寒冷而冻出大片的紫斑。班长宽慰她，连队是战士的第二个家，这里的春天，也有与故乡同样的丁香花盛开。她盼着春风早日拂去冬雪，盼着万物复苏，也盼着能在丁香花盛开时，学好业务、顺利“单飞”。她将自己对未来的期许，寄托在了尚未见过的戈壁丁香花上。

戈壁的春总是姗姗来迟。清晨出操，她闻到微微冷冽的晨风里有股淡淡的、熟悉的幽香。是丁香花开了！她恍然间意识到，冬天已结束，而自己也成长为同年兵里第一个独立担负战备值班任

务的人。

驻训部队在这片戈壁锤炼本领时，她和连队的战友，在三尺机台前默默地保障着演训。等到演训圆满结束，看着楼前的丁香，她意识到，扎根在此的丁香花，历经黄沙与疾风的摧打，却年年迎风绽放，将沁人心脾的清香随风送给官兵。这戈壁上的花香，远比别处更珍贵！待丁香花将凋落前，几个女兵将花簇收集起来，做成香囊，收在箱子里，准备寄给远方的家人。就这样，那个原本打算义务服役期满就离开的女兵，在戈壁扎根了一年又一年，成长为肩负重任的骨干。她总说，自己和这些丁香花一样，已扎根在这片戈壁，寒冷、苦累都难不倒自己。说这话时，她露出了灿然如花的笑。忆起这些，戈壁滩上那些青春而坚毅的面孔，与眼前的花儿，辉映出绚烂春色。

记忆

怀念，传递精神能量

我们连的前身，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曾被授予“千里行军模范连”“抗美援朝战功辉煌”和“集体一等功臣连”等荣誉。每年新兵下连，新战友都会来到连队荣誉室向连旗宣誓，聆听战斗英雄张立春的战斗故事。从硝烟战火中的战斗英雄，到返乡后甘于平凡、默默奉献的人生经历……张立春的事迹和精神始终激励着连队官兵。

2020年，经过艰苦的探寻，一场时隔数十年、相距2000公里的“探亲”之旅，让我们终于与老英雄相聚。见我们到来，这位90岁高龄的抗美援朝老兵显得很高兴。他亲切地拉着我们的手询问部队的情况，并为我们讲起战场上的经历。“那时，一些食物是缴获的，有很重的汽油味，吞咽下去只想呕吐，但这也是战友用生命换来的……”忆起峥嵘岁月，老英雄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眼角时常泛起晶莹的泪花。

1930年，张立春出生在江苏徐州沛县的一个贫困农户家中。后来，张立春的两个哥哥先后参加了八路军。那时，年幼的张立春最期盼的，就是哥哥们回家给他讲当兵的故事。八路军奋勇杀敌的战斗，官兵亲密无间的战友情谊……给年幼的张立春带去无限憧憬。

淮海战役期间，18岁的张立春主动报名当了民工，加入为解放军运送物资的队伍。在两个哥哥的影响下，加上在与子弟兵的接触中亲身感受到人民军队的氛围，张立春越发渴望参军。1950年，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口号声中，张立春毫不犹豫地报名参军了。训练结束后，他被分配到第23军第67师第199团高射机枪连。

1952年9月，张立春跟随部队跨过了鸭绿江。张立春说：“入朝作战的第一个考验就是夜间行军。”当地9月份的气温已经很低，为躲避敌机的轮番轰炸，张立春和战友只能在夜间行军。他们平均每人负重60余斤，跋山涉水，露宿山间。一天夜里，敌军的轰炸机对连队所在阵地发起攻击。战斗中，一颗炸弹落在张立春所处境地的附近。“轰”的一声巨响，张立春被爆炸冲击波从坑道里掀了起来。“这对我是个考验，让我有了直面生死的勇气。”张立春回忆道。

老英雄的嘱托

■ 于洋 位辉婷

全连官兵不畏艰险，历时24天，按时到达换防阵地。行军途中，连队创造了无一人死亡、无一人掉队的奇迹。因此，连队被志愿军第九兵团授予“千里行军模范连”荣誉称号。

1953年春节，坚守在高射机枪阵地的张立春，忽然听到远处传来飞机的轰鸣声。他看到一架敌机正向阵地方向飞来。发现敌情后，张立春和战友立刻操纵高射机枪进行射击。由于情况紧急且有树木遮挡，他们没能将其一击命中。敌机愈发嚣张，不断在阵地上空盘旋侦察。“当时我就一个念头，不能丢脸，必须把它打下来！”张立春冷静下来，在仔细计算飞机航迹后，他立刻调整射击角度，看准时机，迅速打出两个点射。随即，一阵急促的连射过后，敌机拖着黑烟坠落在山间。高射机枪连首战告捷，张立春也立了三等功。这极大地鼓舞了连队官兵的斗志。

7月，高射机枪连奉命参加在铁原以西石砚洞北山的战斗。面对数十架敌机的狂轰滥炸，张立春和战友毫不畏惧，顽强坚守阵地。他说：“那时候已经

感受不到疼和害怕了，只要打下架敌机，死得就有意义！”战斗中，二射手、装弹手相继受伤，张立春的双耳也被震得近乎失聪。身为连队高射机枪手的他，独自操纵高射机枪英勇对敌机进行反击。在这次战斗中，他创造了45分钟内击落敌机2架、击伤1架的战绩。张立春受到通令嘉奖，并荣立一等功。

经过战火的洗礼和人民军队大熔炉的淬炼，张立春逐渐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基层干部。1958年3月，张立春随部队回国，连队移防丹东。回国后，张立春带领连队官兵边抓备战、边搞生产。在他的带领下，连队连续多年被评为“四好连队”。

1969年，张立春响应号召，离开了熟悉的战友和军营。“我的文化程度低，把工作机会留给合适的同志吧！”他婉拒了组织安排的工作，来到家乡县城的一家食品厂卖猪猪肉。这一干就是5年。之后，他被调到县棉纺织厂保卫科，直到退休。回到地方后的张立春，依旧保持着军人的作风——逢年过节，他主动留下来巡逻、值班；厂里分房、救济金的名额，他让给了同事。他从没有主动给别人提及自己在战场上立过功。他常说，部队教育他“有困难要上，有荣誉要让”。

距张立春家十几里路，是与他同一个团的战友、特等功臣贾云明的家。战斗中，贾云明和战友连续打退敌人30余次反扑。直到弹药用尽，贾云明拿起最后一根爆破筒冲向敌群，壮烈牺牲。张立春回国后，主动承担起照顾贾云明父母的责任，直到两位老人去世。张立春说：“这是我们战友之间的约定，如果有人牺牲了，活着的那个要帮忙照顾对方的父母。”

2021年10月，张立春因病逝世。连队得知后，立即派人前往沛县参加老英雄的追悼会。一些在外休假的官兵亦是自发前往。那天，晚点名结束后，我向连队官兵宣布了这个悲伤的消息。细雨中，全连官兵面向老英雄家乡的方向，伫立默哀……老英雄为我们讲述战斗故事的场景，不断涌上心头。我们清晰地记得老英雄的嘱托：“要把人民军队的好传统继承下去，更好地保卫我们的国家……”

从那天空，我们连队点名册上的第一个名字就是张立春。老英雄已经离去，但英雄的精神深深影响着官兵，并将一代代地延续下去。

海岛行记（二则）

■ 郭 岚

感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东福山岛记

舟山以东40余公里，有一座小岛，名叫东福山岛。35年前，我随补给船登岛，与驻守在岛上观通站的官兵同吃一锅饭、共睡潮湿发霉的褥子，生活了1个多月。那时，营房铁门锈迹斑斑，如同凝结的血痂，青苔布满墙壁。官兵长期驻守在岛上，有的腿上长出红斑，出现裂口。一天午餐时间，观通站站长从陶盆取出酱菜，调侃说：“岛上的饭菜鲜美全在歌里。”我一时有些茫然，直到从不远处的炊事班厨房传来《战士第二故乡》的歌声。

《战士第二故乡》这首歌，就是诞生在这座小岛。据说创作者是从石墙上抄来的板报小诗中得到灵感，谱成了歌曲。“云雾满山飘，海水绕海礁，人人都说咱岛儿小，远离大陆在前哨，风大浪又

高……”歌词描绘了岛上的景象。这首歌一经传唱，便红遍大江南北。东福山岛也因此成了“战士第二故乡”的代名词。每当新兵上岛，必学这首歌，必走那条崎岖山道，必吃岛上巴掌大的地里种出的土豆……

我曾问一位老兵：“这里条件艰苦，你是怎样坚持下来的？”他回答说：“苦中作乐。我们守岛看似默默无闻、有些枯燥，只要记着心中的责任就不再感觉苦……”说话时，我留意到他的桌上摆着一个用弹壳焊成的笔筒，一枝野菊斜插其中，形如出鞘的剑。

离别那天，海雾忽然散开。乘船行至远处，我看到东福山岛如同海面上的一块玄铁。官兵列队站在礁石上与我告别，他们的身影渐渐与岩石融为一体。望着东福山岛，我久久伫立——他们何尝不是将青春融入这片海天！

鼓浪屿记

滔滔鹭江奔流入海，鼓浪屿便屹立于在这江海交汇处。多年前，我登上这座小岛时，正值日落时分，海风裹挟着咸

腥气息扑面而来。

日光岩的峭壁在夕照中显得格外斑驳。青苔在岩壁上铺开，褐红色的斑迹蜿蜒其间。抚摸凹凸不平的岩面，指尖传来潮湿的凉意。浪涛拍岸，在防波堤的孔穴激荡出雄壮的声音。几只白鸥惊起，羽翎掠过浪尖，飞过岸边的铁锚。

夜晚，月光漫过龙眼树的枝叶，照亮树下斜倚的半截残碑。碑上“海疆”二字已然模糊，唯有“疆”字的左半边尚可辨认，形如一弦引而未放的弓。

昔日炮台的遗址上，锈迹的炮管依然指着天空。我站在炮台一侧，看远方的灯火次第亮起。探照灯的光柱扫过海面，照见新铺设的海缆浮标整齐列阵。

潮水渐渐退去，露出顽石。令我惊讶的是，几朵鹅黄色的小花正从岩石的裂缝中绽放。微风拂过，花儿轻轻摇曳。

次日破晓时分，海天交界处泛起微光。在浪击礁石的声响中，水波层层涌来。行至一处废弃多年的掩体，我看到三角梅正在怒放。花瓣上凝着晨露，蕊间闪烁着莹莹亮光。站在礁石上远眺，一艘艘渔船正陆续出港……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西沙恋歌

■ 沉 石

在海的那湛蓝裙裾里 西沙酣眠 珊瑚砌成梦幻的城堡 藏着的碎片 贝壳是散落的童话 每一枚都凝着月光的温暖

海浪轻摇着情 哼着柔美的摇篮曲 沙砾似细碎的梦 在滩涂铺展

海草曼妙地舞 舞动绿绸的缠绵

海鸥带着云的情书 穿梭在天际 叫声剪开湛蓝 投递远方的思念 白鲸扇动翅膀 羽尖挑落金色光线

巡岛的水兵，脚印种下思念 守护这温柔家园 伟岸的身影 融入海岛的昼与夜

我痴迷地遥望 想掬一捧海水 握住西沙的浪漫 让心化作贝壳 躺在这片绮丽沙滩 听海风私语 守一生的眷恋……



长征

第6436期